



陈自仁，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作品40余部，早期作品大都收入《陈自仁文集》1—8卷。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冰心图书奖、文化部蒲公英优秀作品奖、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荣誉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等。

序

甘肃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陵谷沧桑，烟霞无尽。

考古发现，在距今大约 4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今天的陇东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人类，曾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旧石器文化。

进入新石器时代，生活在甘肃大地的远古先民，书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也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诞生于甘肃大地的新石器文化和远古神话传说，极大地丰富了甘肃的史前文化，使甘肃文化的底蕴显得格外丰厚。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华文化的诸多源头。在秦安县大地湾文化遗址，人们看到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证据，看到了中国宫殿建筑和城市起源的证据，也看到了中国彩陶起源的证据，还看到了文字的雏形。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现，将甘肃的新石器文化上推到 8000 年前后，同时向世界宣告，陇原大地曾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发祥地，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之一。

此外，据神话传说和史书记载，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出生于天水一带。在民间传说中，华夏人文初祖黄帝也诞生于陇原大地。可以认为，甘肃也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

甘肃灿烂的彩陶文化，是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又一枝奇葩。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中，后来的马家窑彩陶，则把中国彩陶艺术推向了巅峰。

彩陶是人类由愚昧走向文明的一个闪光的脚印，也是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甘肃的彩陶艺术，向世人展示了甘肃文化另一

道绚丽的彩虹。

青铜文化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甘肃的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独具风采。被考古界称为“中华第一刀”和“中华第一镜”的青铜器，均出土于甘肃齐家文化遗址。此外，出土于天水一带大量的秦人青铜器，也极大地充实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宝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不仅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华夏文明不断走向辉煌的文化资源宝库。

甘肃古代文化的空前繁荣，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后的事。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过居延海，进击祁连山，收复河西地区，先后设立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并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为甘肃文化的进一步繁荣铺平了道路。丝绸之路全长七千多公里，其中甘肃境内一千六百多公里。丝绸之路穿越甘肃全境，对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东西方文化，宗教文化，多民族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交汇、交融，催生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石窟寺，产生了大量的壁画、雕塑、文学、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作品，构成了甘肃古代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从汉代到唐代，是甘肃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陇原大地，虽然多次出现战乱，如东汉消亡后的近400年间，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政权先后统治中国北方，陇原出现了少数民族贵族政权割据局面，但这一时期的甘肃，始终保持着东西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交汇中心的地位。大约近千年的时间，甘肃文化犹如万里黄河，虽时有转折迂回，却始终滚滚不息，奔腾向前。特别是汉唐盛世，甘肃作为国都长安的门户，境内各大城镇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秦州、泾州等，空前繁荣，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起到了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一时期的甘肃，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和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汉代甘肃的歌舞百戏，唐代甘肃的音乐舞蹈，以及魏晋以来的壁画和雕塑，都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唐代诗人元稹“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和岑参“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诗句，可以看作这一时期甘肃文化兴盛的真实写照。

从宋代开始，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也由于国内地方割据势力层出不穷，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丝绸之路开始走向衰落。历史的发展，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痛苦而无奈的转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千里陇原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迅速下降。甘肃文化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当然，宋代以后，甘肃民间文化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元明清以来，甘肃的民间歌谣、传说、戏曲、音乐、舞蹈和作家文学，无不硕果累累。

甘肃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资源丰度排名全国前五位，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优势。

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象征。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时空中，陇文化辽远广阔，气象万千，同时，由于相对封闭，因而文化原貌完整，文化生态良好。然而，也正是由于相对封闭，她的精髓和风采，她的独特和丰赡，未能为世人真正了解。于是，如何准确介绍和科学阐释甘肃文化就是当代学人责无旁贷的工作。可惜，多年来，尽管研究甘肃文化的著述不少，全面系统地介绍甘肃文化的著作却不多见。陈自仁先生专心著述的《陵谷沧桑——八千年陇文化》一书，在这方面开了个好头。此书在甘肃特有文化的层面上，遵照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分门别类地描述了甘肃文化发展的轨迹及其主要成果，构思别致，内容丰富，文字优美，令人耳目一新，让读者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甘肃文化。此书的出版，契合了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和文化大省建设的主体思路，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广阔的文化视野，生动地展示了华夏文明之源——甘肃——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客观地揭示了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对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对呈现和传播

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推动甘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特殊意义。

历史进入 21 世纪，文化给了甘肃重新崛起的机会，尤其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为甘肃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甘肃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广大陇原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继续发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投入到建设文化大省的行列中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再造甘肃文化的辉煌。

我们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

刘铁巍

2013 年 9 月

目录 Contents

- 卷一 梦幻般的源头
——陇文化寻根 1
- 卷二 华夏文明的摇篮
——大地湾文化 13
- 卷三 远古时代的诗篇
——彩陶艺术 25
- 卷四 人类童年的记忆
——远古神话 51
- 卷五 古代英雄的颂歌
——民族史诗 75
- 卷六 民族文明的载体
——青铜文化 107
- 卷七 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石窟艺术 141
- 卷八 血汗和智慧铸成的丰碑
——长城文化 175

卷九 跨越时空的彩虹	
——丝绸之路	211
卷十 多彩的生活时空	
——民族融合	235
卷十一 人类心灵的家园	
——宗教文化	265
卷十二 绚丽的民族风情	
——民俗文化	307
卷十三 文人的真情告白	
——作家文学	347
卷十四 草根的精神食粮	
——民间传说	389
卷十五 不唱由不得自家	
——民间歌谣	409
卷十六 灵魂为之震颤	
——音乐艺术	435
卷十七 燃烧的激情	
——舞蹈艺术	465
卷十八 动情后的愉悦	
——戏曲艺术	493
卷十九 线条和色彩的历史	
——美术纪略	515

八千年陇文化

LINGGU CANGSANG

Baomianhan Long Wenhua

陵谷沧桑

卷一 梦幻般的源头

——
陇文化寻根

有了第一缕春风，才有遍地的鲜花；有了第一抹曙光，才有满天的彩霞。

参天的大树，源于一粒种子；浩瀚的江河，源于一滴泉水；神秘的宇宙，源于一次爆炸……

博大精深的陇文化，又是何人孕育，何时萌芽？

1920年6月4日，是一个值得甘肃人民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一位风尘仆仆的法国人，踏上了广袤的陇原大地，由此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改写历史的三块石头

这位法国人，名叫埃米尔·黎桑（E.Licent），来到中国后，给自己起了个颇为响亮的中文名字：桑志华。他的身份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这次来到甘肃，却不是为了传教。他是神甫，又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他来甘肃，是为了从事令他心醉的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

1920年6月到8月，桑志华在当时的庆阳县一带考察，很快发现了完整的远古动物群化石。在采掘古生物化石的过程中，他从黄土堆积下的砂砾层中，发现了三块黑色石英打制的石器，其中一块为石核，两块为石片。三块石头的发现，让桑志华惊喜若狂。这不是三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三件远古人类的杰作，代表了遥远的史前文化，是改写人类历史的三块石头。



原始人制作的石核

桑志华的发现，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无数的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和探险家，把目光移向了中华大地，移向了陇原大地。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发现的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后来的研究证明，一块棱角分明的石核，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距今约有1.8万年的历史；两块边缘锋利的石片，则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物，距今约有10万年的历史。

桑志华的发现，不仅改写了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家对人类进化史的看法，而且启动了

中国的史前文化遗址发掘，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史前文化考古活动。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欧洲是人类进化的中心，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的远古文化来自西方。桑志华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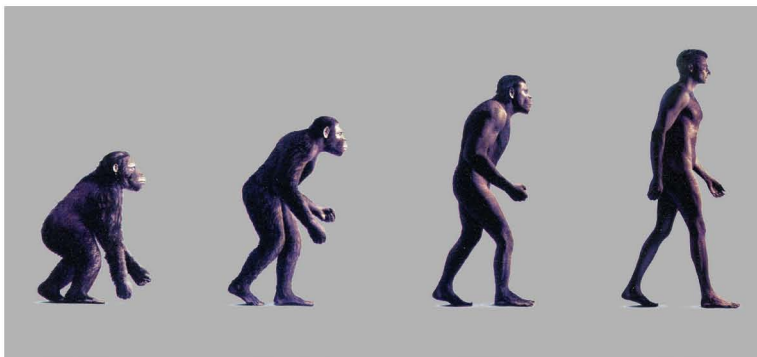


考古学家桑志华

说明至少早在 10 万年前，人类就在甘肃东部繁衍生息。辽阔的陇原大地，也是人类进化的舞台。有人甚至据此推测，人类不仅仅起源于非洲，古老的中华大地，同样是人类的摇篮。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证明，至少远在 100 万年前，人类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毫无疑问，古老的中华大地，也是人类的摇篮。这为人类起源多中心论增添了新的证据。

桑志华的发现，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也为博大精深陇文化找到了古老的源头。我们有理由认为，陇文化的源头，就是诞生于陇原大地的史前文化；陇文化的源头，是由生活在陇原的原始人创造的。后来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遗物，证明生活在陇原的远古人类，的确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大约有 250 万到 300 万年的历史。在这一遥远的历史长河中，人从自然界活蹦乱跳地分离出来，跳下大树，走出森林，渐渐挺起了腰杆，腾出了双手，由四肢爬行的动物，变成了直立的人。人站起来了，腾出了双手，于是双手得到了进化，变得更加灵巧；人站起来了，有了新高度、新视角，视野开阔了，看到了过去不大容易看到的東西，于是学会了思维，进化了大脑，有了意识与智慧，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创造性劳动，把自己与其他动物彻底区分开来。



人类进化示意图

人类最初的一切创造性劳动，都是为了生存。人类在为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那就是远古文化。远古文化的形态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千姿百态是它的外在表现。不过，由于一切创造活动都是为了生存，是制造种种工

具和武器，就成了远古文化最重要的部分。

人类离开自然界的标志性文化，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只是由于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除了少量岩画外，就只有先民们遗落的各种工具和武器了。原始人制造工具和武器所使用的材料，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如石头、木头、兽骨、兽角、野草、毛发、泥土等等，可惜，很多材料制作的工具和武器，要么不耐用，要么难以保存，我们今天看到的原始人制作的工具和武器，以石器为主。形制多样的石器，因此成了远古文化的代名词，成了远古文化的象征，自然，也成了陇文化源头的象征。

原始人用来制作工具和武器的石材，一般是坚硬的天然岩石和砾石。他们从悬崖上敲下岩石，或找来天然砾石，根据石头的形状和实际需要，经过精心构思，通过多种手段，加工成有一定形状和功能的工具，如用于砍砸、刮削、挖掘、刺杀、雕刻的尖状器，以及手斧、



用砾石制作的尖状器

石锥、石刃等，然后用这些工具捕杀和肢解猎物，采集并加工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并用以防身和加工制作其他用具。经过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自然演变，大量远古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坚硬而冰冷的石器保存了下来，成了远古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石器是远古文化的象征。最早的石器是旧石器时代创造的，旧石器时代也是人类文化的摇篮。正是这个原因，发现旧石器遗址的地方，也就往往被认为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

远古文化的发展轨迹

旧石器时代大约从 300 万年到 250 万年前开始，在距今 1 万年左右结束。在地质年代上，旧石器时代涵盖了上新世晚期和整个更新世，覆盖了人类历史 99% 以上的空间。陇文化的源头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自然是陇文化最古老的标志。这一古老标志在最初的发展中，留下了两条清晰可辨的轨迹，一是在制作工艺上，留下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先进、由粗糙到精致的轨迹；二是在地域覆盖上，留下了由陇东地区向河西地区延伸的轨迹。

旧石器时代大致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陇原大地都有人类在活动，都有人辛勤地创造着史前文化。这三个阶段，也正好反映了旧石器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先进、由粗糙到精致的发展轨迹，也描绘出了陇原远古文化由陇东地区向河西地区延伸的轨迹。

旧石器时代早期，大约距今 300 万年到 20 万年之间。在甘肃境内，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旧

石器遗址，其代表是泾川县太平乡大岭上遗址。这一遗址，最初发现于1976年，后来经过多次调查，最终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大约40万年。在中国大陆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大岭上遗址位于祖国的最西端。这一遗址的发现，被专家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由东部向中部和西部发展所留下的印记。由于陇东地区在地质学上处于华北黄土高原西部，自上新世到全新世的地层发育完整，有专家认为，这一地区应该还有更早的人类遗址。也就是说，人类出现在陇原大地的历史，也许不止40万年，只是更早的人类遗址尚未发现。

大岭上遗址由上下两个文化层组成，保护面积约2平方公里，其中上文化层出土石器23件，下文化层出土石器18件。上文化层出土的石器有砍斫器、小尖状器、刮削器等。这些石器，大都原始粗糙，制作简单，其中制作最好的小尖状器，从器形和加工手段看，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出土的石器非常接近，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作品。下文化层出土的石器，比较精致的有大尖状器、砍斫器、刮削器，还出土了粗加工的石片和石核。大尖状器、砍斫器和刮削器带有明显的陕西蓝田人石器的特色，特别是大尖状器，在制作技术上非常接近蓝田出土的石器。由此可以看出，大岭上出土石器与蓝田石器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即华北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系列。

旧石器时代中期，大约距今20万年到4万年之间。在甘肃境内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旧石器遗址，具有代表性的是镇原县的姜家湾遗址和寺沟口遗址。两处遗址相距不远，地层剖面十分相似。专家认为，两处遗址所含化石层和文化层属于同一地质层位，与著名的山西丁村遗址地层有类



旧石器时代的石斧



史前人类创作的岩画《狩猎图》

似之处，距今大约 20 万年，是典型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时期的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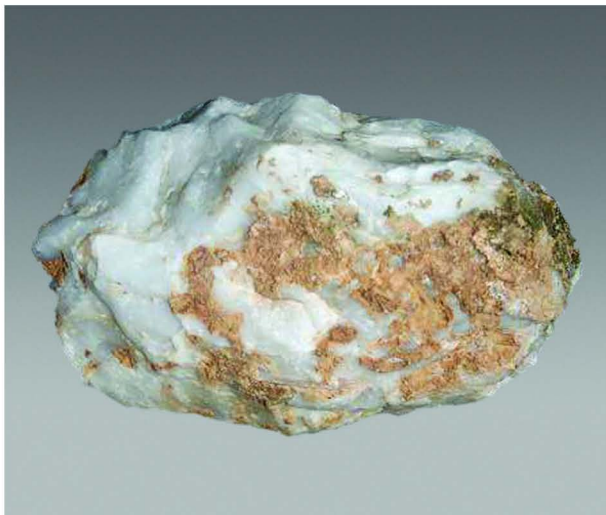
姜家湾遗址和寺沟口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可分为石器和角器两大类。其中姜家湾出土石器较多，共计 39 件，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石器的原料，大都是石英岩和硅质灰岩。石器中有石核 12 件，石片 5 件，还有粗加工成型的石质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球形石和有敲砸痕迹的砾石。最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尖状鹿角器。

这一时期的石器，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种类空前丰富，品种更加多样，功能更加具体，出现了一些过去甘肃境内遗址中未见的器物，如姜家湾遗址出土了造型别致的小尖状器。专家考证后认定，这些小尖状石器，属于原始人制作的雕刻器。过去认为，雕刻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工具，而它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中出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学术界对雕刻器的用途尚无定论，但可以认定，它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具。雕刻器包涵了更多的文化信息，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会出现的器物。雕刻器在姜家湾遗址中出现，说明当时陇原人的大脑和双手，已经进化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二是石器的加工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一些石器除了实用价值外，外形更加美观，具有了审美价值，说明当时的陇原人，已经具备了判断美丑的思维能力，向现代人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姜家湾遗址和寺沟口遗址中，还出土了大批动物骨骼化石。经鉴定，主要是披毛犀、蒙古野马、扁角鹿和鹿亚科、牛亚科动物化石。这些动物化石出现在旧石器中期的遗址中，向人们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说明当时的陇东地区气候温和湿润，生态环境非常优越，有利于这些动物的生存；另一方面，说明当时人类的食物虽然比较丰富，但猎取野生动物仍是食物的主要来源。

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 4 万年到 1 万年之间。甘肃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较多，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和河西地区发展，一直延伸到了河西走廊的顶端。远古文化的阳光，几乎洒满了陇原大地。

在陇东地区不断发现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同时，在甘肃中部地区和河西走廊陆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如武山县鸳鸯镇、榆中县塔坪乡、兰州市西固区陈坪乡、城关区长沟、东乡县下王家、酒泉弱水流域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霍勒扎德，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史前人类制作的砍斫器

河西走廊旧石器的发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当时，有考古人员在酒泉一带发现旧石器，因未能找到具体的出土地点，无法确定地层关系，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6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的霍勒扎德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石器 3 件。这一遗址，位于甘肃省的西北端，北部接近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紧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甘肃境内发现的最西边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甘肃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大量分布于甘肃东部地区，其中规模较大、文化遗物较多、代表性的遗址，有环县的楼房子和刘家岔，庆阳市的巨家源，镇原县的黑土梁，泾川县的桃山嘴、南峪沟、牛角沟和志合沟，华池县的辛家沟等。这一时期的旧石器遗址中，在发现大量石器的同时，还发现了骨器。

同旧石器时代中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石器又有了新的特点。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劳动经验的积累和劳动技能的提高，制造工具的技术有了新的进步。大量石器的制作方法，在沿用锤击法和砸击法的同时，普遍采用了石块交互打击法，加工出了各种供砍砸用的石器和刮削器。常见的砍砸器，有单面刃、双面刃、直刃、凸刃、凹刃、圆头尾背状等多种形式。石器器形的变化，满足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多种需要。

除砍砸器和刮削器外，还发现了球形投掷器。这种球形投掷器，又叫“飞石索”，是一种用来进攻的武器，后来流行于整个冷兵器时代。用飞石索狩猎时，将其抛出去可以击倒动物，也可以缠住动物的腿，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武器。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石器的器型富于变化，形制更加规则，形态更加美观，制作更加精细，石器的用途更加多样具体。

原始陇人的偶然发现

甘肃出土旧石器的变化，反映了陇原远古文化的演变。从这些旧石器中，可以明显看出生产技术和文化传统提速，人类进化步伐逐渐加快。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火的应用。不少遗址中，发现了燃烧过的木炭屑，还发现了部分深黑色的动物化石，非常疏松，显然是被火烧烤过的。这说明，当时的人已经学会了用火，甚至学会了保存火种，学会了用火烧烤食物。把兽肉煮熟再吃，也许已是当时流行的就餐方法。

学会取火，用火来攻击野兽、保护自己、加工食物，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也是远古文化发展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越。《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燧人氏时代发明了人工取火，增强了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人们可以在一个适宜生活的地区定居下来。定居时代的到来，引起远古文化的一系列变化。首先，较大规模的群居现象，带来社会组织的变革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其次，出现了新的婚姻形态，如

血缘婚姻。父母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遭到禁止，同辈之间特别是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出现了。血缘婚姻作为一种特殊的纽带，维系着一个群体，促生了原始的集体生产劳动。较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和生活，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也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人类社会开始向氏族制度过渡。这是远古文化的进步，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众多的甘肃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距今约3万年的环县刘家岔遗址值得特别关注。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石器特别多，达到1000余件，同时还出土了一件原始农具“鹿角鹤嘴锄”。这种农具，大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广泛使用的工具。一般认为，到了农耕时代，采集活动退出了生活主流，男人的地位迅速上升，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刘家岔先民生活的时代，农业生产尚未出现，这时候出现鹿角鹤嘴锄，值得深入研究。如果当时的刘家岔人已经有了小范围的农作物栽培，甚至小规模的生产，那么，它的出现应早于河姆渡文化近2万年。

甘肃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骨器，甚至出现了鹿角鹤嘴锄这种早期农具，说明农耕的萌芽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在陇原大地。可以说，甘肃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和文化内涵是比较完整的。遗憾的是在甘肃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始终见物不见人，原始的陇人长什么模样，我们无从知晓。1976年之后，这一僵局才得以打破，人们终于知道了原始陇人的大致模样，这就是著名的“平凉人”和“武山人”的发现。

1976年，在泾川县泾明公社的牛角沟，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后经中国科学院鉴定，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化石。该化石属于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个体，为早期蒙古人种类型，距今约5万年到3万年之间，被中国科学院命名为“平凉人”，也称“泾川人”，还有人叫她“泾川少女”。发现平凉人化石的遗址，占地约4平方公里，为山原沉积区。后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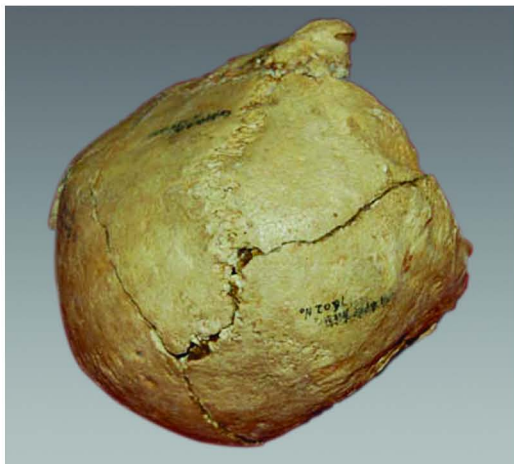


原始人用火的情景

的考察中发现，这一地区古生物化石蕴藏非常丰富，存在大量不同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1984年，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在武山县鸳鸯镇的苟家山大沟，发现了一个古人类头盖骨化石。经碳14年代测定，这个头盖骨化石距今约为3.8万年，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套人”化石年代相当，

属于一个男性个体，为晚期智人，属于早期蒙古人种类型。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文物工作者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个人类头盖骨化石和部分人的肋骨化石，后经检测，发现头盖骨化石属于一个女



平凉人头盖骨

性个体，也是晚期智人，同前期发现的男性头盖骨化石为同一时代，也有3.8万年的历史。他们的体质特征与现代人非常接近。这两个头盖骨化石，被考古界命名为“武山人”。

平凉人和武山人的发现，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说明早在4万年以前，甘肃东部的泾河流域和渭河流域，生活着大量具有早期蒙古人特征的原始人。这些原始人，也许就是陇人的祖先。他们在陇原大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

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特别是平凉人和武山人的发现，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甘肃境内古人类分布十分广泛。这些考

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陇原远古文化的历史内涵，延伸了陇原文化的源头，说明陇原远古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也说明广袤的陇原大地，曾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远古文化成长的沃土

远古时期，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甘肃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新疆高原和华北黄土高原的交汇处。从地图上看，甘肃的版图犹如镶嵌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只哑铃，地形地貌极为复杂。地质钻探和考古发掘证明，整个旧石器时代，甘肃自然地理环境发生过多次巨变，陇原古人类所遇到的自然地理环境，远比现在要复杂。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给远古人类带来了数不尽的喜怒哀乐，也给陇原远古文化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整个旧石器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处于更新世。甘肃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最早的距今约40万年，最晚的距今1万多年，在地质年代上，处于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这一时期，正是地球气候的大动荡时期，也是地球生物此消彼长的时期。地球气候时而转冷，大部分地区被冰川覆盖；时而转暖，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大地湖泊荡漾，山间森林密布。

以兰州为例，地质钻探发现，大约距今1万年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湖盆相连的地方。那时的黄河非常壮阔，清澈的河水一望无际，几乎覆盖了今天的整个市区。黄河两岸水草丛生，灌木成林，动物成群。后来，随着地壳运动，黄河向下切割，黄河两岸出现了小规模扇形平原，